



□邱俊霖

近日,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热播,众多观众沉浸式感受一颗荔枝背后的盛唐风云。说起岭南的果子,数也数不过来,比较知名的有龙眼和荔枝。这其中,唐朝诗人张九龄最喜欢的是荔枝。

张九龄,韶州曲江(今广东韶关市)人,自唐中宗景龙元年(707)考中“材堪经邦科”后,便长期在京为官。

唐玄宗开元四年(716),张九龄因为直言进谏得罪了宰相姚崇,于是便以“秩满”为借口,短暂地回到韶州。岭南商贸繁盛,广州还设有市舶司,广州港会聚着五湖四海的客商,他们从海外运来了大量的奇珍异宝。从岭南翻越山岭前往中原的道路十分繁忙,韶州以东的大庾岭上有条通向北方的小路,可那条山路小径实在狭窄险峻,路上还得途经山崖沟壑,令人心惊胆战。若要将岭南的珍宝从那条小路运往北方,只能靠人背肩扛。

张九龄在长安时,便曾向天子谏言在大庾岭新开一条驿道。回到韶州后,朝廷便让他以“左拾遗内供奉”的身份开路。张九龄沿着被灌木丛覆盖的石阶小道探索一番后,规划了一条新的路线,新路线绕过了原先的陡峭之处,而在地势相对平缓的山地开辟新道。仅仅花了两三个月,新开大庾岭驿道的工程便完成了。新驿道平坦开阔,能并排走五辆车,从此,岭南通往中原的道路不再是险隘。

开元六年(718),朝廷诏拜张九龄为左补阙,他从韶州前往东都赴任。张九龄在朝为官时,有好奇的同僚会向他打听岭南的风俗奇闻,自然也有人问他岭南有什么好吃的。张九龄跟同僚们说,岭南出产荔枝,每到夏天,荔枝的果实成熟,果园里都飘荡着荔枝的香气。荔枝的外形奇异,与普通果子都不同。拨开外皮,能看见如肌肤般雪白的果肉。荔枝的味道甘甜又饱含水分,百果之中怕是没有一种能比得上荔枝的。

有好奇的人说,当年魏文帝(曹丕)曾将南方的龙眼、荔枝与西域的葡萄、石蜜相对比,说荔枝的甜味比之葡萄与石蜜较淡。张九龄解释,魏文帝所处的年代是三国,南方与西域的线路并不相通,说荔枝比不上葡萄和石蜜,要么是没吃上新鲜的荔枝,要么定是谬传:“魏文帝方引蒲桃及龙眼相比:是时二方不通,传闻之大谬也。”(《荔枝赋并序》)

无论张九龄如何描述荔枝的鲜

美,同僚们都不信:荔枝极其容易变质,一日色变,二日香变,三日味变,大部分同僚都没到过岭南,又哪里有机会品尝新鲜的荔枝呢?所以他们自然不相信世间竟有如此美味。唯有来自彭城的“刘侯”,他年轻时多次调迁官职,曾去过岭南,并且吃到过新鲜的荔枝,他听了张九龄的话不仅深信不疑,而且赞叹这荔枝的确甘美至极:“南海郡出荔枝焉。每至季夏,其实乃熟,状甚瑰诡,味特甘滋,百果之中,无可比。余往在西掖(中书省),尝盛之,诸公莫之知,固未之信。”

数年后,张九龄被排挤出京,转任桂州(广西桂林)刺史,兼岭南道按察使、御史中丞。张九龄依然记得当年与同僚谈论荔枝的往事,想写一篇文章向人们介绍岭南的荔枝,但因为政务繁忙,一直没来得及。如今回到岭南,大概因又见到了那美味的荔枝,于是他终于写下了一篇《荔枝赋》。

张九龄在《荔枝赋》里,为人们详细描述了荔枝的形态和生长环境。至于荔枝的味道,他则这样形容:人们都说水果有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等五种味道,而荔枝的甘甜能衍生出多种层次的滋味,它那种醇厚美好的味道数不清也道不尽,即使是最精妙的语言,也无法将它的好全然展现在世人面前:“彼众味之有五,此甘滋之不一,伊醇淑之无算,非精言之能悉。”

“心恚可以蠲忿,口爽可以忘疾”“信雕盘之仙液,实玳筵之绮绩”,张九龄认为,荔枝的美味可以让心中怨恨的人忘记仇恨,味觉失灵者吃了它可以忘却疾病。荔枝确实是精美容器中的仙液,华美宴席上的奇珍。

即使是不贪婪的人,吃过荔枝后也一定会沉浸在它的甜蜜之中。人们夏日聚会时,席间若有荔枝,那用寒泉冰镇过的李子与甘瓜,恐怕也变得不那么香了。因为满座之人的目光都会被荔枝所吸引,味蕾都会被荔枝所征服,它可是那四时之中最珍贵的果子啊:“有故无厌于所甘,虽不贪而必爱。沈李美而莫取,浮瓜甘而自退,岂一座之所荣,冠四时而为最。”

荔枝的美味比天庭里的甘露还要神奇,那柑橘与葡萄之类的果子,哪能与荔枝相提并论呢?拿那些果子和荔枝相比,简直是古人的一大失误:“且欲神于醴露,何比数于甘橘?援蒲桃而见拟,亦古人之深失。”

张九龄还在字里行间感慨:“夫物以不知而轻,味以无比而疑,远既不可验,终然永屈。”一件事物往往因为不被人们了解而被忽视,就好比荔枝的味道分明鲜甜无比,却因为生长在偏远的地方遭到世人质疑。

后来,张九龄来到荆州。橘子是荆州最有名的果子之一,张九龄曾觉得橘子是没法和荔枝媲美的,可如今看见荆州那成片的柑橘树历经寒冬依然绿意盎然,他对柑橘产生了极大的好感,甚至觉得柑橘是一种了不起的果子:“江南有丹橘,经冬犹绿林。岂伊地气暖,自有岁寒心。可以荐嘉客,奈何阻重深。”(《感遇·江南有丹橘》)

江南的丹橘树即便经过严冬的洗礼,可它们依旧绿得可爱。这并非因为江南气候温暖,而是因为丹橘树本身就具有耐寒的品质,所以它才能像松柏那样屹立于寒冬。张九龄还感慨,这些丹橘的果实甜美,本可以献给食客享用,只可惜山高路深,它终究与那岭南的荔枝一样,没法端上桌案了。

□纪习尚

“他想要给孩子们唱上一段,可是心里直翻腾,开不了口”,今年的高考(全国一卷)作文题,引用了老舍《鼓书艺人》中的一段话。如果你翻开这部小说,会发现它的语言显得有些“板正”,似乎少了点老舍作品中的老北京味。这是因为,我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老舍的原作,而是经过汉译英、英译汉两轮语言转换后的译作。1952年,在美国出版的《The Drum Singers》由华裔作家、翻译家郭镜秋女士根据老舍的中文原作译成;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《鼓书艺人》,则由翻译家马小弥女士根据英文版回译成中文。

抗战期间,老舍在重庆主持“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”,团结全国的文艺界人士,同时也用自己的笔宣传抗战。抗战胜利后,1946年3月,老舍与曹禺一道赴美参加“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”。这次外访原定时间一年,后来老舍数次延期,共停留了三年半。

用老舍的话说,该次访问的目的是“宣讲中国现代文艺”及“个人休息”,这两个目的只实现了一半。在美期间,老舍赴各大学讲授“中国文学之历史与现状”,参加各种座谈、讨论、会议,演讲“中国艺术的新道路”,很好地宣传了中国的现代文艺。但他个人并没有闲下来,更谈不上好好休息。公共活动少下来的时候,他把时间花在了新作品的创作和翻译出版上,成果颇丰,其中就包括《鼓书艺人》。

1948年九十月间,老舍在纽约动笔写《鼓书艺人》,并计划首先在美国出版英文版,翻译者是郭镜秋女士。

郭镜秋(1911—1999),青少年时期在广东岭南大学附属中学、上海求学,热爱文学,并有强烈的民族情与爱国心。1932年,她放弃学业进入报社,用中文、英文两种语言发表文章,鼓舞民众士气、宣传抗日,仅1938年,她就在《大风》《宇宙风》等杂志发表译作《美国人眼中之日本墨索尼尼》《日军在京暴行目击记》等十余篇。1939年郭镜秋到美国,除了继续翻译工作,还出版了《我走过的路》《西去重庆》等英文原创作品。可以说,郭镜秋的中英文文学功底都是很深的。

1948年,由郭镜秋翻译的老舍另一部小说《离婚》已在美国出版,老舍对翻译质量、合作过程也很满意,他说:“《离婚》译本已出版了,评者十之八九予以赞美。”《鼓书艺人》继续选择郭镜秋翻译,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《鼓书艺人》的创作和翻译是同步进行的。两人的住处相隔较近,老舍写好几章后,就交给郭镜秋翻译。根据1948年10月老舍写给友人的信:“新小说,我已经完成了四章,其中三章已交给郭小姐去翻译。”这里的郭小姐,指的就是郭镜秋。老舍计划按照他长期以来的写作节奏,每天写两千字,这样就可以在新年到来时完成这部小说。

翻译的进展很顺畅,1948

年11月,老舍说:“郭小姐已将她译好的‘大鼓’的前三章拿给她的代理人看了。”5个月后的1949年4月,翻译工作全部完成,老舍收到了《鼓书艺人》的初译稿,开始审阅。

与此同时,在太平洋的另一侧,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1949年10月1日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周恩来等领导人希望老舍回国,在文艺界发挥更大的作用。就这样,还没等到这部小说出版,10月上旬,老舍就由纽约横穿北美大陆到达旧金山,又从这里坐船,于当年12月辗转回到阔别数年的北京。

据说,老舍回国时并未随身携带《鼓书艺人》的中文手稿(也有说法认为原稿已带回,但后来遗失)。而且,返回北京后,老舍又以《鼓书艺人》中的人物为原型,写了姊妹篇《方珍珠》。

老舍去世多年后,夫人胡絮青等准备将《鼓书艺人》出版。但遍寻原稿不到,1979年她委托有关人士到美国寻找,依然没有结果。

不过,也不是没有补救的机会。《鼓书艺人》已于1952年在美国纽约公开出版,英文文本还在,可以再把它翻译回中文。这个使命落到了翻译家马小弥女士肩上。

马小弥(1930—2012),父亲是文学翻译家马宗融,母亲是作家罗淑,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,马小弥潜移默化中也对文学产生了兴趣。马小弥对老舍也很熟悉,她的父亲与老舍是好朋友。据马小弥回忆,上世纪40年代初,父亲常与老舍会面,还曾经把他写的抗战大鼓词带回家中哼唱,这让少年时期的马小弥印象很深。因为父辈的交往,马小弥也和老舍熟络起来,老舍常给她讲故事、带她玩耍。

为了译好这部作品,马小弥进行了细致的准备。她重新阅读老舍的一些小说,查阅他在抗战前后写的散文。为了对曲艺演员、曲艺术语有更深入的了解,她还在北京市曲艺团的帮助下,访问了尹福来、高凤山、李振英等老艺人。在最重要的文学语言风格方面,她也“参照了有关老舍语言特点和思想作风的一些评论”。翻译的过程比较顺利,初稿经过马祖光、韦君宜、董恒山、孙钧政等专家的修改润色后,发表在1980年第二期的《收获》杂志上,又在同年10月,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,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《鼓书艺人》。

老舍作品的独特之处,就在于那股淡淡的京味,这是任何人无法复刻的。马小弥在《鼓书艺人》的译后记中也承认:“那种幽默隽永的笔调,简练质朴的风格,和浓郁的北京风土气息,我学不来,无法再现。”但正如老舍夫人胡絮青所表达的:“倒两次手,很不容易保存原著的文字风格,马小弥同志……难为她了。”《鼓书艺人》仍然是一部思想性、文学性俱佳的力作。

(本文作者为九三学社江苏省委社会史研究中心研究员)

【文化人物】

《鼓书艺人》背后的两位女翻译家